中国精神系列

中国人的生命精神

——徐复观自述

徐复观　著
胡晓明　王守雪　编

华　东　师　范　大　学　出　版　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人的生命精神：徐复观自述/徐复观著.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0
ISBN 7-5617-3393-3

Ⅰ. 中… Ⅱ. 徐… Ⅲ.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Ⅳ.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2407 号

中国人的生命精神

著　　者　徐复观
策划组稿　陈丽菲
编　　者　胡晓明　王守雪
责任编辑　姜汉椿
责任校对　邱红穗
封面设计　卢晓红
版式设计　蒋　克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市场部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华东师大校内先锋路口
业务电话　上海地区 021-62232873
　　华东 中南地区 021-62458734
　　华北 东北地区 021-62571961
　　西南 西北地区 021-62232893
业务传真　021-62860410　62602316
http://www.ecnupress.com.cn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印 刷 者　　印刷厂
开　　本　787×960　16 开
印　　张　21.5
字　　数　299 千字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版
印　　次　2003 年 12 月第一次
印　　数
书　　号　ISBN 7-5617-3393-3/I·272
定　　价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市场部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导言：任天而动

一

这里刊行的是徐复观自述其生命历程的文字，从中可以追寻到他的生平与学术的线索，可以感受到他的心灵与时代交互在一起的震动。这是一个活的生命透出的气，是九州生气回荡的风雷。书中除极少的几篇外，绝大部分为第一次在中国大陆印行。对于不太了解徐复观的读者来说，初读这些文字，想必仍然能感受到一股热烘烘的新鲜气息；对于知道徐复观的读者来说，也许因此能得到更为集中地了解徐复观其人的机会。

徐复观生前出版自己的著作，约略以三类命名：一类是“专著”，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等；一类是“论集”，如《中国思想史论集》、《中国文学论集》等；再一类就是“杂文”了，如《徐复观文录》、《徐复观杂文集》、《徐复观杂文续集》、《徐复观最后杂文集》等等。此辑所选，基本上属于“杂文”。这也许会引起一些读者某种程度的轻视，也难怪，不能埋怨读者对于“杂文”的零零碎碎的一般印象。二十世纪写作杂文的人不在少数，除鲁迅能独领风骚外，鲜能以之名家，徐复观以“杂文”命名自己的著作，正有继其踪而上之的志向。当徐复观还在世的时候，有人就称他为“鲁迅以后第一人”（孙克宽语，见《徐复观家书精选》第一三三页），他听了以后虽有惶恐，但也颇自欣慰。徐复观死后，有人把他比作陆贽，有人把他比作韩愈，有人把他比作梁启超，也有人把他比作朱熹、王阳明；不管怎样比，皆是从论者注重的某些方面出发的，都各有道理，但恐怕也都不完全恰当。至于把他比作鲁迅，似乎没有人公开这样比过，因为鲁迅在台湾、香港的地位并不怎么高，鲁迅著作在台湾还一度是禁书。然而，在杂文写得好、写得精悍这一点上，两人确实是有相通之处的。鲁

迅的杂文好在与时代共其呼吸，如匕首，如投枪，对恶势力作殊死的搏斗，徐复观杂文在这些方面无不表现出与其相通的精神。不过，这并不是偶然的。徐复观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一个“鲁迅迷”，对鲁迅的著作是“片纸只字必读”，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给远在美国读书的女儿推荐阅读书目，还把鲁迅的著作寄了去。他晚年对鲁迅的批判是很严厉的，他不赞成鲁迅把人性估计得漆黑一团，他不赞成鲁迅一笔抹煞中国传统文化，他不满意鲁迅放弃了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只搅入时事的纠纷。但是，他继承了鲁迅杂文的神髓是无疑的。这里不能看到徐复观杂文的全部，但选录了他为他的杂文集写的几篇自序，从中约略知道他的杂文的大概。他说，若孔子孟子活在今天的话，也必定会奋笔写时论政论的文章。（《徐复观杂文续集序》）为什么呢？一切都是令人不平的现实的激发，所以，要了解徐复观其人其事，也不妨先把这几篇序文读一读。现在，杂文之所以受到轻视，是因为杂文失去了它的精神。鲁迅也好，徐复观也好，都是把杂文当作生命力的鼓荡，呈现个性的张扬。无边的恶势力与不平事好像大山，好像泥土，将人压向无底的深渊，通过这支笔，写杂文，好像挖开一个小孔，好让人透出一口气，以免活活闷死。现在可好，一些名作家写“杂”文，如马戏团的动物表演，有人出题有人写，随时看着驯兽员袋里的食物，全无血性生机气力，无怪乎杂文趋于绝灭了。

说到知识人责任的问题，此处最能见出知识人的生机了。社会再好，也不会真是“到处莺歌燕舞”，十全十美，总要有知识人代表民间的声音，把意见表达出来。何况我们的社会离“莺歌燕舞”差一大截呢！相传卡定河边有一个“万人冢”，波兰的老百姓认定那是苏联人杀害的波兰劳工。斯大林“肃反”时期，无数的“革命同志”莫名其妙地被捕、甚至“失踪”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国大陆在“阶级斗争”的阴影之下，在空洞抽象的口号声中，“牛棚”里关过多少有良心血性的知识人，谁能说得清呢？到现在，当德国的哈贝马斯和法国的德里达联名发表文章，为了世界政治秩序和欧洲前途，号召全世界的知识文化人联合起来，重新树立公众社会的形象的时候，中国的知识文化人面对自己的处境，不知该作何种回应？徐复观面对的是他那个时代的现实，我们可以从他《写给中央研究院王院长世杰的一封公开信》中，看出作为一个知识人的胆量和气魄，再看他对后来的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的批评，我们就更不能不感到“元气淋漓”的痛快。在本辑“忆往记人”的追念雷震、新亚书院诸人的文章里，在“观点写真”的一系列文章里，我们可以领略到



徐复观对于政治思想文化界病痛的抉发，对于中国文化精髓的认识及对于中国知识人的期待。

二

作者之所以能写出“元气淋漓”的文章，是因为有一颗元气未伤的心，什么是元气？大约是人性中最始初的生命之气，是心的善端赖以生长的生命力。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赤子之心，是不受人的后天的私欲污染的心，就像儿童的心纯净如水，但又和儿童的心不完全相同，不是绝对空空无内容，而是有了文化指向的内涵。中国文化的主流，特别是儒家文化，最强调人性中善良之心的可生长性，人的一切创造，都要由此开端，才可能有一个扎实的根基。徐复观本来来自乡间，来自中国社会的最基层，是地地道道的“大地的儿子”，在他的生命里，处处可以看到“赤子之心”的存在。此辑文字，有相当一部分是徐复观的回忆性的文章，其中回忆了自己的家乡，自己的双亲，自己和家人之间的亲情，夫妻情，以及与众多朋友之间的友谊，甚至与曾是论敌的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其中最能体现他的“赤子之心”的，莫过于“怀乡记亲”与“家书传情”两部分。

从“赤子之心”中，可以生长出“孝心”。这里有两篇文章，《我的母亲》和《我的父亲》，据他在给女儿的信中讲，这样的文章主要是写给自己的儿女看的，恐怕以后自己和妻子都死了，儿女们甚至不知道自身是从哪里来的，因此原原本本地一一述说。从文章的写作技巧来看，好像不太高明，中间好像还有些罗嗦，但是很耐读，能够给人以心灵的震撼。他的父亲有些严厉，热望自己的儿子成材，幸亏从母亲那里得到些娇惯的补偿。从表面上看，作者是没有尽到孝心的，他穿着陆军少将的军服，只能拉着有些迟钝痴呆的母亲的干瘦的手，默默无语地坐上一段时间；父亲死了，他连有坟无坟也不知道。但这又有什么办法呢？他送给一个在台湾捡破烂的老婆婆衣物和吃食，一个非亲非故的老婆婆，只是因为她和自己的母亲有些相像而已；晚年他逢着过春节，就督促妻子给老家的侄子侄女寄压岁钱，正月初三吃素食过生日，实在有纪念父母的意思，《我的父亲》一文，就是他在生日这天写的。深深怀念自己的父母，深深忆念故乡的亲人，一般来说，可视为人之常情。但对于徐复观来说，因为父母与亲人是留在大陆上的，所以就增加了一层特别的意义。历史的原因太复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杂了，我们无法去追究，但无论怎样讲，这都是一场大的悲剧。正因为给两岸无数真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心灵创伤，和平统一才是人心所向。

其中有几篇文章是涉及到夫妻的日常生活的，可以让人认识到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让人相信“赤子之心”也会生长出爱情。也许把“爱情”两字用在这里并不能让徐复观同意，因为他说过“男女一结婚，爱情便死亡”的话（《春蚕篇》），但如果看他细心地为太太买小吃，热心地带太太游遍香港的名胜，吃西瓜时为在两块中抢吃小的而争得面红耳赤，谁能说这不是男女爱情的项目呢？因为徐复观在台湾香港以儒者称，有人和他在为其他原因论争的时候，便从男女这方面去攻击他，说他年轻时在女人面前有“惭德”（梁容若语）。一般来说，以这种罪名攻击儒者，非常容易引起轰动效应，这种手段见得多了，我们没有兴趣去追究。但徐复观并不是晚清“谴责小说”中的“腐儒”，他是真正的“勇者型”的敢作敢为敢当的儒者，是性情中人。他并不讳言年轻时是为了追求漂亮的太太（当时还未婚，徐复观本人长相不帅，个子不高），一年四次从杭州坐条件极差的火车到北京去，路上还在德州买二十多斤重一个的大西瓜，抱着去和未婚妻共同品尝。他也不讳言自己有些“怕老婆”，还多次引用香港的名言：“上等人怕老婆，中等人爱老婆，下等人打老婆。”但这又怎能减损他的形象一丝一毫呢？

徐复观说，他的四个儿女，个个娇惯。说是娇惯，倒不如说是超乎寻常的慈爱。他给女儿均琴的诗中说：“廿年育汝如哺雀，毛羽初成向远枝。”每一个儿女，一点一点地养大，恐怕比喂一只小鸟还要困难得多，当中倾注了多少心，多少情，非亲历者不能悉言，但我们从他的家书中可以略知一二。有时我们觉得，千人辟易的徐复观，实在是非常有耐心，他可以在香港趁着讲学休息的间隙，为在大洋彼岸美国读书的女儿，跑遍街上的店铺去挑选什么玉石的耳坠、裙子的布料等等细细小小的东西，他可以把什么笋干之类的菜一包一包地寄到美国去，他可以把儿女寄来的表达心意的钱再寄回去。这是作为学者的、大师的徐复观吗？确实是他。他可以为学术文化的尊严拍案而起，和一些所谓的学术名流争得怒气冲冲，甚至有些飞扬跋扈；他可以在儿女、学生面前，在日常生活中，勤勤恳恳，毫无骄矜与倦怠。这些看似不同的生活情态皆可以统一在“赤子之心”之下，无论粗犷与细谨，皆是从内心直接发出，中间容不得半点假，对象的不同，事情的参差，自然会有感情的喜怒哀乐，这才是生命的动态，才是生命的真气。



三

在徐复观忆往记人的文章中，可以让人真切地感受到他“任天而动”的风格。如果说这是一种性格类型，是很普通的；但由此向真诚坦率去私去蔽的方向发展，由诚心通向公心，打上文化人格的烙印，并能将这种精神贯注于政治与学术，贯注于自己整个的人生，则是人生的境界了。他一生最后的一条札记说：“禅宗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儒者明理见性，见性成人。儒家只要求成人。成佛不成佛，乃个人之事。”（《徐复观最后杂文》）这里的“明理见性”，可以上通到宋明理学的核心，甚至可以上通到先秦儒家孔子孟子关于人性，关于合理主义的论述。人生于天地之间，生于宇宙之中，本身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总要有一个终极的依据，将个体生命通于群体生命乃至宇宙的大生命，才算把握了生命的意义。因此，一个人活在世上其终极意义不是私欲的膨胀，而是对理——“道”的关怀与体认。从这个意义上说，“任天而动”不过是自由品格的“依据”，是反对一切暴力、庸俗、引诱的后盾而已，并不是任自己的私心为所欲为。进一步说，“任天而动”好像天生是要管“闲事”的，“哪儿不平哪儿有我”，一般也不会受任何一种体制化的力量所笼络。

徐复观和当时国民党当局的关系是有些微妙的。一方面，他对国民党上层官僚的腐败了如指掌，非常不满，批评起来非常严厉。甚至从组织上完全脱离了国民党，到台湾以后就没有参加所谓的“再登记”；另一方面，他始终同情国民党。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可能非常复杂，但其中重要的一点也许和他“任天而动”的性格有关。他同情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的精神是立于大道而不是建立在私利的基础上：“那时所谓革命活动的人物，是那样的认真，而又是那样的洒脱。你说他们是在革命，而他们又好像是在游戏，大家只是以一片天真之情，去干那被捉住便杀头的勾当。这批人，好像是在共同构造一个艺术品，因而他们也都成了艺术品中的人，脑筋里不曾安顿得上死生问题，更从何处能着半点权利观念？所以惊天动地的事业，被大家一哄就哄了出来。哄出来了以后，请黄兴先生来当总司令，请中山先生回国当总统，一切都是行所无事的，没有心机，不讲控制，一个世界就轻轻的改变过来了。”（《辛亥革命精神之坠失》）他对辛亥革命的过程描述确切与否，我们且不说，反正他再去用“忘死生”、“忘权利观念”来要求后来国民党上层人物，那是不可能的了。甚至可

以说，他这种观念，就是和现实政治格格不入的。国民党的知识分子，只有争权夺利是真，口头说的道理皆假，整个的政治系统是虚假、浮漂、零碎。他曾经有“以挽救国民党来救中国”的想法，但他后来自己放弃了，他自己也知道，他这个连中央有哪些机构都搞不清楚的“总裁随从秘书”，随时都可能成为众矢之的。因此激流勇退，远离政治，少和这些尔虞我诈之徒直接打交道。当然，这并不妨碍，甚至还可能有缘助，让他交了许多朋友，一些人还是政治圈子中的核心人物。因为徐复观总觉得自己的生命和这些朋友是连结在一起的，晚年时用了不少的笔墨去写他们，从而可以让后来者了解当事的人，也可以从侧面来了解这段历史的细部。

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徐复观曾于一九四二到延安当过半年的“联络参谋”，这是他一生的关键性经历。他一生许多支支节节，都和此一经历的引发有关，他因此走到了蒋介石的身边，继而才有脱离政治办刊物，继而才有由办刊接触到学术界，继而才有到大学教书，才有写作，才有研究。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简要地总结只有两个字：“偶然”。详细的经过，可以在《曾家岩的友谊》等回忆性文章中参考。当年他就主张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政治的纷争，建立统一的民主政府；一九七八年，廖承志到香港，专门会见徐复观，又重谈和平统一的问题。但是，现实政治和徐复观理想的“任天而动”的政治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是徐复观的政治观念太“透明”了呢？还是现实政治太“混浊”？这真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如果就庸俗政治的复杂与机心来说，徐复观注定不会成为谋算私利的高手；就政治的宗派性来说，徐复观注定不会成为拉帮结派的工具；就政治的“纪律”性来说，徐复观也许注定不会成为遵守纪律的模范。在当时的政治集团中，徐复观不会得到任何一个集团的重用，因为他根本就不是体制化的人。

得不到政治集团的青睐，徐复观也并不感到损失了什么，甚至他也不感到一点点的寂寞——他照样发言，用时论、用杂文，在两岸三地之间，批评政治中的各种现象，当然也写社会中的各种美好。他并不标榜什么以写作为“工具”或者为“武器”，什么“以笔为旗”，他是在写性之所至的东西，但意外地能收到“载道”的效果。他写的纪念雷震的文章，称雷震为“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他写的《悼念新亚书院》，提出“新亚精神”，都是有关政治社会人生的文字，其中我们似乎仍然可以看到“任天而动”的理想。雷震坐完了国民党以政治的罪名判下的十年监牢，徐复观仍然能够和他在一起溜达，从中不难感触到两颗

具有独立自由品格的心灵。而关于新亚书院，当读到："大家一天老一天，仿佛不知不觉地自己有了些什么，学问、声名、地位，有得越多，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就越来越疏远。当年冲口而出，边走边谈，在谈话中，夹不进半粒沙子的情境，我知道在余年中是无法再现了。"（《太平山上的漫步漫想》）他深情地回忆当年钱宾四、唐君毅、张丕介诸先生白手起家创立新亚书院，以一种无私无畏的精神担当挽救中国文化的使命，敢爱敢恨敢说敢骂，将学问知识与背后的人贯通一体，在学问知识中透出精神的气息。他是那么怀念这段生活，因为他不是一个外在的见证者，而是参与者，是这个集体生命的重要因子。

四

中国人非常重视人生的完成与圆满，即使是一个再平常不过的人，也要在生命结束以前，将心事一一交代，做到一一有着落，这样才安心，可以瞑目了。徐复观发现自己患了胃癌后，自知生命的时间无多，平日从不记日记的他，开始记日记了，他在这里记下了自己生命最后一段历程，也记下了他未了的心愿。他说，有的人在临死之前自营生圹，而自己即使有这种精力，也没有这种心思。只能处理一下散乱的文稿，算是交代了。又说，自己一生最大的遗憾是不能亲自到曲阜谒孔子陵。从一系列具体的话语和事件里，我们可以了解他临终尚关心着两件大事：一是中国文化的前景问题，一是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

徐复观曾多次到过日本，两次到美国。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就到日本去，是去留学，后来五十年代以后到日本去，是去观光。晚年到美国去，则主要是为了去探望儿女、看病了，当然也顺便参加了一次中国文化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样便留下了一些"游记"性的文章。徐复观在国外，在异域文化的对比之下，更加深了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他关心的仍是中国文化的发展前景的问题。一次在美国和几位二十年前已毕业的学生讨论此问题，有人说，老师，您不要太乐观，儒学是完了！他听了之后不无感慨，后来结合此次参加学术会议的情形，写了一首诗："满局棋输气未降。偶携微抱渡重洋。物开眼底成新界，礼失天涯讨旧章。慷慨难忘先圣烈。低头真叹后贤盲。（后贤指梁任公胡適之两先生——原注）人心颇信同今古，一笑声中是道场。"（《瞎游杂记之三》）整个中国文化这一盘棋都彻底输了吗？现在来看，在东方文化、价值多元等理论

之下，儒学可以说有了“合法”的地位，甚至有时的讨论还相当热闹，但在当时，可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前大半，中国文化不但在国际上没有地位，即使在中国，谁要说自己相信中国文化，相信儒学有价值，就等于被宣判了学术上的死刑！徐复观（当然不止他一人）正是怀着一种孤危之心为往圣继绝学，他要在中西文化交流中开出中国文化的再生之路。他相信今古同“心”，东海西海之圣人同“心”，有了这一通道，才可能有对话，有交流，实现中国文化的再生。自从他走上学术之路，他就将自己的自然生命和文化使命连结在了一起，他的所作所为所讲所写，都是贯注一气的。一切主张，皆是行动之纲维，一切行动，皆是主张之践履，于此方可理解“气未降”的精神状态。他一直认为，乾嘉学派对中国学术的负面影响太大了，从梁启超到胡適对学术皆没有正面的建树，而只是捡一些中外学术理论的皮毛，胡適及其学派以考证附会“科学方法”，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以清代汉学附会“欧洲文艺复兴”，皆足以遮掩中国文化的真相，断绝中国文化的真脉，因此直叹其“盲”。徐复观晚年倾注巨大心力治两汉思想史，治经学史，显发真正的“汉学”，重估清代学术的价值，皆是为取摧陷廓清之效。他的信心是非常坚定的，当会议上有人提出戴震说的“凡日用事为，皆人性为之本，而所谓人道也”是成立的，徐复观当即指出其中的夹杂，讨论到现存社会中的病态现象，同性恋等等，全场为之一笑，因此说“一笑声中是道场”。他的经学史并没有写完，在《病中札记》中留下了一串题目，自然生命限制了他。

徐复观的另一重心事好像也没有最后的结果。他愈到晚年，对大陆的事情愈加关心，他很想对祖国统一的事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一份力。特别是一九七六年之后，他对统一的事是满怀希望的，他不但注意搜集大陆方面的学术信息、学术资料，加以评介；而且对大陆的政治、人事的情况及其变化，都非常关切；海逢有大陆来的亲友，他总是热情招待，详细询问，这可以在他最后的日记里得到确切的印证。他曾会见诗人艾青，并在《文学评论》一九七九年第五期上读到艾青的论著《新诗应该受到检验》，他心灵触动之余，赋诗一首：“情悲意苦笔森严，浩气诗魂一例看。常恐文章真脉绝，敛容灯下读宏篇。”什么是文学的真脉呢？他说：“文章的真脉，即是国家民族的真脉，即是国家民族，在任何苦难中得以站起来的真实力量。”（《徐复观杂文续集》第九九页）将文学的生命，定位于由作家诗人“小我”通于国家民族的“大我”的生命，这正是从中国文化的根部引发出来的重要观念。这里的“国家民族”，是狭隘的种族

主义吗？不是，是特定的政治集团吗？也不是。“国家民族”是土地，是人民，更是一种文化精神，具体事实的呈现则是生动的与作者诗人血肉相连的生活，是人性具体呈现的载体，通于国族，也正是通向人类。徐复观对国家民族的关心，是有特定的背景的，这个背景就是中国长期以来积贫积弱，中国文化真脉断绝，中国人备受歧视的背景 就是政治纷争、私欲膨胀、被霸权国家觊觎利用的背景。离开了这种背景，也许会影响到理论的理解。

对中国文化发展前景的关注也好，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关注也好，徐复观皆是将自然生命完全投入了精神生命，将一己之我化成“人”的大我，这是他一生所学的践履，也是他生命的结晶与完成。如果具体计算他开辟的田地里的收成，看他对中国文化重新开拓的意义和价值（牟宗三称之“疏通致远，功劳甚大”）；看他对中国政治、两岸关系前途的勾画的积极意义，这二者，相信随着时间的流逝将会越来越分明。

五

综观徐复观的一生，其生命历程也是一个层层转进、层层上达的过程。孔子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 · 为政》）徐复观没有孔子立志早，也许也没有孔子达到的境界高，心情和那个时代的孔子也许有很大不同，但生命转进的方向则是一致的。虽然他小时候在父亲的督促下读了不少的经典；在省立师范和国学馆为了作好文章系统攻读了子书，接受了桐城文的系统训练并深有体会；大量阅读了鲁迅、周作人等人的作品；在日本留学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经济学家河上肇的著作、一些军事著作，等等，但这都不能说是“志于学”。真正立下徐复观文化生命基石的，可以说是他“志于学”标志的，是一九四四年拜谒熊十力先生以后心灵发生的转变。孔子所说的“志于学”，并不是泛指一般的学习文化知识，而是指要通过学习达到生命的完善，由己及人，有所作为，为天下得其“公平”而不懈努力。朱熹注云：“此所谓学，即大学之道也。志乎此，则念念在此，而为之不厌矣。”这又联系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而熊十力的一句话：“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正与孔子、朱熹的话相通，这句话深深地在徐复观心灵上扎下了根。熊十力又说，亡国族者，往往先自亡其文化。从此，徐复观立下以弘扬中国文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化来救中国的志愿，他后半生一切的学术成就，可以说都奠基于此。徐复观精神生命的第二层转进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他来到台湾，正式脱离政治组织，进入东海大学教书，并和唐君毅、牟宗三等学人密切联系，一九五八年有联名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试图共同重新开拓中国文化。在此一阶段，他真是“有以自立，则守之固而无所事志矣”（朱熹注“而立”），“于事物之所当然，皆无所疑，则知之明而无所事守矣”（朱嘉注“不惑”）。他的一切文化学术的行动和议论，完全脱离了任何体制的拘牵，对台湾思想界民主政治运动，文学界的乡土文学运动等，皆以独立精神参与讨论。他写作大量杂文，关注现实社会，成为台湾“笔阵”中的一只健笔。并以惊人的勤奋，写出《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等著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获得学术界的高度评价。其精神生命的第三层转进，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后，《民主评论》停刊了，中国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他本人由于大讲中国文化而不容于教会势力而离开了东海大学（当然原因不止一端），来到香港任教于新亚研究所。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中国文化研究中内部的分歧，文化大革命对中国文化的践踏与毁坏，更加深了他的文化使命感。他曾经引宋人的诗“笔意不如当日健，鬓边应有雪千痕”自我感叹（《周官成立之时代及其思想性格自序》），感叹中透出高远的苍凉，一直到“满盘棋输气未降”，我们觉得这种境界就是曾子所说：“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他将整个生命都投入到这个“仁”之中了，这大约就是“任天而动”或孔子所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底蕴吧。

编　者

2003 年 6 月





目　　录

导言 :任天而动 …… 1

怀 乡 记 亲

旧梦・明天…… 3
我的母亲…… 6
我的父亲 …… 13
感旧 …… 22
我的读书生活 …… 26
和妻在一起 …… 33
春蚕篇 …… 36

忆 往 记 人

有关熊十力先生的片鳞只爪 …… 43
辛亥革命精神之坠失——痛悼居觉生先生 …… 49
五十年来的中国学术文化 …… 52
黄震遐先生之死 …… 58
曾家岩的友谊——我个人生活中的一个片断 …… 61
悼念萧一山、彭醇士两先生…… 74
“死而后已”的民主斗士——敬悼雷儆寰（震）先生…… 77
哀悼欧阳百川先生 …… 83
一个“自由人”的形象的消失——悼张深切先生 …… 85
悼蓝孟博（文徵）先生 …… 88
哭高阮 …… 91

一个伟大书生的悲剧——哀悼胡適之先生 …… 94
悼念新亚书院 …… 96
无惭尺布裹头归 …… 99

家 书 传 情

二…… 105
九…… 108
三二…… 110
三五…… 112
五七…… 114
五九…… 116
六一…… 117
七一…… 118
八六…… 120
九〇…… 122
九五…… 123
九七…… 124
一〇四…… 126
一一六…… 128
一四〇…… 129
一六一…… 131
一八二…… 133

观 点 写 真

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 137
怎样当一个大学生？…… 140
当前的文化争论…… 146
我看大学的中文系…… 152
当前读经问题之争论——为孔诞纪念专号而作…… 156
向孔子思想性格的回归——为纪念孔子诞辰而作…… 166



中国古代人文精神之成长…… 174
从迷幻药的影响看中国文化…… 182
中国文化中的罪恶感问题…… 187
论传统…… 190
再谈知识与道德问题…… 199
生活环境与知识发展的性格…… 202
中国文化的层级性…… 205
写给中央研究院王院长世杰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208

游 记 寄 意

东瀛漫忆…… 217
樱花时节又逢君——东京旅行通讯之一…… 222
不思不想的时代——东京旅行通讯之二…… 226
瞎游杂记之一…… 232
瞎游杂记之二…… 236
瞎游杂记之三…… 239
瞎游杂记之四…… 245
瞎游杂记之五…… 249
瞎游杂记之六…… 252
域外琐记（之一） …… 255
域外琐记（之六） …… 258

心 情 记 实

卖文买画记——《故宫名画三百种》印行的感念 …… 263
看《梁祝》之后 …… 268
一个中国人文主义者所了解的当前宗教（基督教）问题 …… 271
回答我的一位学生的信并附记…… 276
我的歉疚和呼吁…… 283
太平山上的漫步漫想…… 286
从何写起…… 290
老觉淡妆差有味……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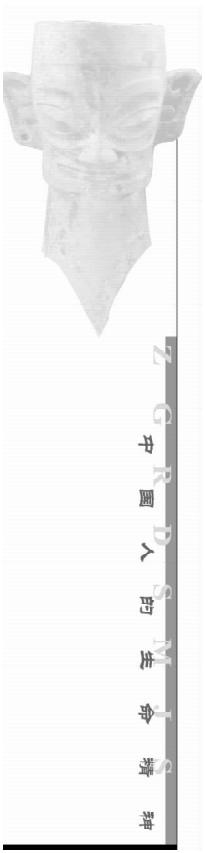
看画杂缀…… 294
我又一次不是“丈夫”了！ …… 297

序 跋 缀 思

《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自序 …… 303
《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自序 …… 306
《文录》自序 …… 309
《中国文学论集续篇》自序 …… 312
《陆象山的政治思想》前言 …… 316
《张佛千先生文集》序 …… 317

晚 境 录 要

重来与重生…… 323
病中劄记…… 327



怀乡记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